

# 元代龙虎山道士在两都的活动及其影响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吴小红

刊于《元史论丛》第十三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7 月，第 82~104 页

**[摘要]** 南宋后期，龙虎山张天师主管江南三山符箓，兼领皇家道教事务。入元，龙虎山道士作为最早与蒙古统治者接触的江南道教人士，他们以至元十三年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入觐和次年张留孙获世祖青睐为契机，以龙虎山为根据地，不断将道士派往两都，通过其在两都建立的据点——崇真宫，尽心履行斋醮职能，积极管理和护佑道教，广泛参与政治活动，争取代祠川岳的机会，广交文人及权贵，获得了主管全国道教事务的权力，尽可能销弥了焚毁道经事件的影响，提升了正一道和龙虎山的地位，巩固了淮河以南道教由龙虎山牢牢掌控的局面，使该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且使山中道士的学术文章达到新的高度，成功实现了由龙虎山走向京师，继而在明代迈向全国的贵盛之路。

## 一

信州贵溪龙虎山是一座地处江南的道教名山，主符箓派中的正一道。唐后期，该山始受到朝廷关注，北宋，其地位逐渐提高，在江南茅山、龙虎、阁皂三座符箓名山中，次于茅山而居第二位。南宋，该山地位日增。南宋后期，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1219~1263）于端平年间（1234~1236）屡次应诏赴阙，赐钁经箓。嘉熙三年（1239），获赐号“妙观先生”，“敕提举三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宫事”<sup>①</sup>。“提举三山符箓”意味着江南三山的符箓“业务”应总辖于龙虎山。提举“御前诸宫观教门宫事”则表明张天师成为皇家道教事务的主持者，最受皇室青睐。自此，龙虎山超越茅山而成为南宋辖境内最重要的道教名山<sup>②</sup>，吉安人刘辰翁（1232~1297）则说，“由是龙虎山宫观压东南，为福地第一”<sup>③</sup>。张天师可大正式成为江南符箓派的宗教统领，声名流播于南宋辖境。

张可大任天师期间（1230~1263），南宋已面临蒙古国的进攻。宪宗蒙哥九年（1259），皇弟忽必烈率军攻至长江沿岸的鄂州（治今湖北武汉武昌），派王一清<sup>④</sup>潜入龙虎山。张可大授之以灵詮，且说：“善事尔主，后二十年当混一天下。”<sup>⑤</sup>这一谶言成为龙虎山在元代上演贵盛大戏的序曲<sup>⑥</sup>。

至元十二年（1275）二月，宋元两军战于长江下游的丁家洲（在今安徽铜陵西北的长江中），宋军惨败。三月，“（元军于）江东路得府二、州五、军二、县四十三”<sup>⑦</sup>，南宋政权岌岌可危，“混一天下”即将实现。四月末，忽必烈“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萧郁，持诏召嗣汉四十代天师赴阙”<sup>⑧</sup>。诏

<sup>①</sup> 元明善修，周召续编《龙虎山志》卷上《人物上·天师·张可大》，王卡、汪桂平主编《三洞拾遗》第13册，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17页。

<sup>②</sup> 卿希泰、唐大潮主编《道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sup>③</sup> 刘垞：《隐居通议》卷十六卷《嗣汉三十六代天师简斋张真人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b~13b页。

<sup>④</sup> 王一清，饶州（治今江西鄱阳）道士，习正一道法，居鄂州紫阳宫。宪宗蒙哥元年（1251）至彰德，建崇真宫以居。九年（1259），随忽必烈南下。在鄂州，作为元军的劝降者开喻守臣，被守臣执而杀之。见郝经《陵川集》卷三七《宿州与宋国三省枢密院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a~9a页；胡谧纂《（成化）河南总志》卷十，第67a页。

<sup>⑤</sup> 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三六《汉天师世家叙》，四部丛刊本，第2b~6b页。

<sup>⑥</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三《送祝道士南归序》：“龙虎由观妙以兴”，“观妙公尝推天人之要，教由是尊”。四部丛刊本，第7a~8a页。

<sup>⑦</sup> 宋濂等：《元史》卷八《世祖纪五》，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164页。

<sup>⑧</sup>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第166页。其中，天师世系有误。宋末元初任龙虎山天师者为三十六代张宗演，四十代则

书全文如下：

谕龙虎山张天师：卿之先祖道陵用心精一，得法箓之正传，甚有征验。流布至今，子孙相承已数十代、一千余年矣。虽尝闻卿之誉，以两国梗绝之故，未遂延请。迨者宋主不度德量力，执我行人，久留弗遣，以故命中书左丞相伯颜率兵南伐。上天眷佑，大江已为我有，南北一家。今特遣武略将军、兵部郎中王世英，武略将军、刑部郎中萧郁赓诏召卿，毋以易主，遂生疑贰。卿之先世自东汉以来历事十五姓，无非公心，未尝有所偏执。天无私亲，厥命靡常，卿知道者，宁复昧于是乎？宜趋命驾，毋多辞让。故兹昭示，想宜知悉。<sup>①</sup>

诏书充分肯定了张天师法箓之灵验和传承之久远，体现了忽必烈急于延请又深恐张天师囿于忠君观念而拒不赴阙的心情。字里行间，时时流露着急切。但是，诏书到达时，江南战事仍酣，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1244~1291）没能应诏北上，王、萧二人则留滞江南处理军政事务<sup>②</sup>。次年四月，南宋都城临安已破，江之东西，绝大部分已为元军所有，忽必烈再“召嗣汉天师张宗演赴阙”<sup>③</sup>。眼见宋祚难延，张宗演遂率弟子应诏赴阙。这一举动是南北隔绝一个半世纪后，江南道士首次组团北上，也由此开始了龙虎山道士在元代两都<sup>④</sup>努力经营，发展势力的崭新阶段。

元代，龙虎山道教以正一道为主，兼有金志扬（1276~1336）等少量全真道士的活动<sup>⑤</sup>。正一道士以张天师治所大上清正一宫为核心，分属 50 堂<sup>⑥</sup>。元中期，吴澄（1249~1333）称该山“一本三十六支，冠褐千余”<sup>⑦</sup>。元后期，杨维桢（1296~1370）说“信之龙虎山为汉天师张氏之学者恒千余人”<sup>⑧</sup>。可见，元代该山道士的规模常在千人以上。其中以张留孙（1248~1322）为首的部分道士在学有所成后，离山赴京，长期居于两都，为皇帝服务，并依托元室的尊宠创立玄教。玄教的教义基本属正一道，组织体系以龙虎山部分道堂和两都崇真宫为基础，其首领和徒众在心理上并未自外于龙虎山，对龙虎山的事务始终萦绕于心，故多数研究者将其视为龙虎山正一道的支派<sup>⑨</sup>。因其是依托元室的优宠而创立、发展，随

是顺帝前中期的张嗣德。

<sup>①</sup> 《龙虎山志》卷上《人物上·天师·张宗演》，第 18 页。

<sup>②</sup> 邓文原：《巴西集》卷上《故征事郎徽杭等处榷茶提举司吴君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25a~27b 页。

<sup>③</sup>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第 182 页。

<sup>④</sup> 蒙元于中统四年（1263）以后实行两都制。一般每年二月、三月或四月从大都（今北京）北上，前往上都（即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五一畜种场）消暑，八月或九月天寒时南返大都。皇帝巡幸两都时，后宫、近侍及中央官署的主要官员随行往返。

<sup>⑤</sup> 张宇初：《岷泉集》卷四《金野庵传》，《正统道藏》第 55 册，第 9a~11a 页。

<sup>⑥</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二《敕赐玉像阁记》，四部丛刊本，第 14b~16a 页。

<sup>⑦</sup> 吴澄：《吴文正公全集》卷二六《仙岩元禧观记》，乾隆二十一年（1756）万璜校刊本，第 4b~6a 页。该文作于致和元年（1328）。

<sup>⑧</sup>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四《改危素桂先生碑》，四部丛刊本，第 5a~6a 页。

<sup>⑨</sup> 关于玄教与龙虎山正一道（学者又称其为正一派龙虎宗）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玄教为龙虎山正一道支派。如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称“玄教由正一教分出，实一教而二名”（北平辅仁大学 1941 年版，第 103 页）。曾召南《元代道教龙虎宗支派玄教纪略》：玄教“系指元代从龙虎宗分离出来的，以张留孙为代表的道教派别。它的基本骨干来自张陵后裔的龙虎宗，并保持着龙虎宗的基本信仰，但在组织上却另成独立的体系，在思想内容上又具有某些特点，故称之为龙虎宗支派。”（《世界宗教研究》1988 年第 1 期，第 77~90 页）卿希泰、唐大潮主编《道教史》亦说“玄教是从原有的龙虎宗内分化出来的支派，并不是一个新道派”（第 246 页）。至于张泽洪《元代江南道教》一文，径直将张留孙、吴全节等人系于龙虎山正一道中，称他们为“正一天师弟子”，根本未提及玄教立派之事（《世界宗教研究》1986 年第 2 期，第 41~80 页）。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玄教与天一道没有隶属关系。如袁冀《元代玄教道侣交流唱和考》称“按元代道教，分为五宗：一曰王重阳所传之全真教，二曰萧抱珍所传之太一教，三曰刘德仁所传之真大道教，四曰张道陵所传之正一教，五曰张留孙所传之玄教。前三者为道教之北派，行于中原。后二者属道教之南支，行于江南。”

着元顺帝北遁，玄教亦归于湮灭。查元明善（1269~1322）奉敕所修《龙虎山志》，首记历任天师，再载历代高士，玄教的相关内容以元朝所赐制造为主；而即便是制造，也将天师相关的制造列于玄教大宗师和嗣师之前，充分体现了玄教对于正一道的隶属关系。

本文将包括玄教在内的元代龙虎山正一道士在两都的活动为中心，分析其前往京畿的种种原因，探究其在京城的宗教、政治、文化等活动，并讨论这些活动对龙虎山和元代道教的影响。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二

元代的龙虎山除有千余奉张氏之学的道士外，不具备正式身份的修道者及其他依附之徒亦颇多。他们以龙虎山为基地，“食其业以游于襄、陕、广、蜀，岁几万人，而江淮复不与”<sup>①</sup>，“其教行南北，故凡驿骑之旁午，商贾之辐凑，皆本于龙虎”<sup>②</sup>。总体而言，元代龙虎山道士的足迹遍及全国，而以江之东西和江淮荆襄两大区域为主，在北方，则以大都和上都为活动中心。

龙虎山道士前往两都是以至元十三年（1276）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入觐为契机。吉安人刘辰翁（1232~1297）曾这样描述张宗演初次北上的作用：“乙亥（至元十二年，1275年——引者）、丙子间（至元十三年，1276年——引者），金陵已不守，信未下，然北使已先传张天师召，召且亟。当是时，环江南之冰泮者无息壤，兹山独师是恃，而师不自保。然未几时，而锡冠剑，陟师号，予护持，免征发，掌教事，度诸品，若曰神仙子孙而不名，由是宠光赫然，又前代盛时所未有。”<sup>③</sup>

张宗演“既至，（忽必烈）敕廷臣郊迎，待以客礼。入见，顾问者再。六月，醮于内廷”<sup>④</sup>。次年正月，获赐“演道灵应冲和真人”号，受命主领江南诸路道教。月末，在大都长春宫修周天醮后，宗演请求南返<sup>⑤</sup>。元制，诸道派“凡为其教之师者，必得在禁近”<sup>⑥</sup>，即各宗的掌教原则上必须居于两都，就近为元室服务。但宗演坚持南还，随行弟子亦因“北方地高寒，皆不乐居中”<sup>⑦</sup>，宗演遂留仅小其四岁的弟子张留孙于京师，代行为元室服务之责。

留居京城的张留孙起初并没有进入世祖的视野。在大都，他“门室清泊，处之晏如”<sup>⑧</sup>。不久，世祖祠于幄殿，太子真金随侍。忽风雨大至。急切之间，留孙获召。史料显示，忽必烈似对珠明玉润、神采秀异之人易生好感<sup>⑨</sup>，如初见赵孟頫（1254~1322），后者“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

（袁著《元史论丛》，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151~173页）袁氏还称“玄教出于正一，平日既多方翊护；当有冲突时，亦辄尊礼谦让于正一教，盖此所以敬追远之意也。”（《元代玄教官观教区考》，袁著《元史论丛》第175~195页）即玄教本出于正一道，后发展为独立道派。郭树森、陈金凤亦持“独立说”，称“玄教实为统治者扶植的官方宗教，是独立于龙虎宗之外的新道教派别”（郭、陈合撰《元代玄教与龙虎宗关系论》，载《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45~51页）。笔者认同玄教为龙虎山正一道支派的观点。鉴于陈垣、曾召南、卿希泰等人未就此论展开论述，笔者或将另撰文予以详述。

<sup>①</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九《信州贵溪县杨林桥记》，第18b~20a页。

<sup>②</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九《小领水亭记》，第20a~21b页。

<sup>③</sup> 刘埙：《隐居通议》卷十六卷《嗣汉三十六代天师简斋张真人墓志铭》，第8b~13b页。（20101219吴刊后订正：此文实是刘埙抄录刘辰翁所撰张宗演墓铭，收于刘埙文集中。当改正作者。）

<sup>④</sup> 《龙虎山志》卷上《人物上·天师·张宗演》，第18页。

<sup>⑤</sup> 《元史》卷九《世祖纪六》，第188页。

<sup>⑥</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广化真人岳公碑》，第1a~3b页。

<sup>⑦</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第14b~22a页。

<sup>⑧</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第14b~22a页。

<sup>⑨</sup> 陈得芝：《程钜夫奉旨求贤江南考》，载陈著《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40~570页。

顾之喜，使坐右丞叶李上”<sup>①</sup>；同样，初见“目光如炬”的程钜夫（1249~1318）后，世祖谕近臣曰：“朕观此人相貌应贵，及听其言，诚聪明有识人也。”<sup>②</sup>至于张留孙，袁桷（1266~1327）称其“仪观颀整”，“清奇绝俗”<sup>③</sup>，虞集（1272~1348）说他“长七尺余，清峻端重，广颔美须髯，音吐如洪钟”<sup>④</sup>，吴澄则赞年老之留孙为“鹤身虬须，川行山立”<sup>⑤</sup>。当世祖目睹年近而立的留孙“貌异常士而奏对简异，益器之”。加之留孙法术灵验，“风雨随止”<sup>⑥</sup>，遂获世祖青睐，“赐廩给裘服，俾岁从北巡”<sup>⑦</sup>。龙虎山在京师的代表正式进入世祖的视野。

如果说张可大预言“混一天下”是开演前的序曲，张宗演北觐是将大幕拉开，那么张留孙此次获知世祖则意味着好戏开始上演。至元十四年（1277），张留孙随忽必烈北巡上都，再次以道术彰显能力：“上与昭睿顺圣皇后（察必——引者）驻日月山。后疾甚。召至，命愈其疾。若有神人献梦于后，遂愈”<sup>⑧</sup>。事后，忽必烈下令在两都为张留孙各建崇真宫，欲称其为“天师”，以取代张天师在禁近的地位，留孙拒绝后，改称其为“上卿”。从此，崇真宫成为龙虎山道士在两都的活动基地。有了该基地，至元十三年（1276）张宗演率弟子北行的寥寥身影逐渐演变为龙虎山和两都之间的源源人流。

元代，龙虎山道士主要出于以下原因前往两都：

其一，张天师作为江南道教领袖，虽不必长期留居禁近，但须时常赴阙或遣弟子进京。天师赴阙，乃因其身份虽是世袭，但须经君王认定，故新任天师嗣教后，或者亲身入觐，或者由皇帝遣使者至山中予以确认；其次，元代新君登位，各方代表均须入京恭贺，天师自不能例外；复次，若皇室或两京遇有大灾大难，天师作为道教领袖，必须进京履行宗教职能。元代历任天师入觐的时间详见附录表1。

表1显示，元代龙虎山天师至少入觐15次，发生在至元十三年（1276）到至正十二年（1352）的77年间，平均5.1年一次。其中，张宗演平均每5年赴阙一次（1276至1291年间），张与棣（？~1294）2年一次，张与材（？~1316）5.5年一次，张嗣成（？~1344）5.6年一次；张嗣德（？~1352）情况不明，只知至少赴阙一次；张正言（？~1359）和张正常（？~1378）因元末世乱，未曾入觐。其中，与棣、与材、嗣成均于嗣教的当年或次年入觐。元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登位的当年或次年，均有天师入觐。至于大德五年（1310）张与材进京，或许与“京畿苦旱”<sup>⑨</sup>有某种联系。

天师赴阙，一般都“选其徒之才且艺者、贤有德者、壮可行者若干人从”<sup>⑩</sup>。张宗演首次北上，率“其徒数十人以来”<sup>⑪</sup>，可考者除张留孙外，还有李嗣仙、詹益老<sup>⑫</sup>；张与材赴阙，桂义方（？~1341）偕同<sup>⑬</sup>；张嗣成入京，李谨修从行<sup>⑭</sup>；周鹤心、龚太和等亦于元中期随天师至京<sup>⑮</sup>。他们去留两都的时间

<sup>①</sup> 《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第4018页。

<sup>②</sup> 揭傒斯：《元故翰林学士承旨程公行状》，见程钜夫：《楚国文宪公雪楼程先生文集》附录，阳湖陶氏涉园景刊明洪武本，第1a~6b页。

<sup>③</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第14b~22a页。

<sup>④</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张宗师墓志铭》，第12b~17a页。

<sup>⑤</sup> 吴澄：《吴文正公全集》卷三二《上卿大宗师张公道行碑》，第30a~33b页。

<sup>⑥</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第14b~22a页。

<sup>⑦</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第14b~22a页。

<sup>⑧</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第14b~22a页。

<sup>⑨</sup> 《龙虎山志》卷上《人物上·天师·张与材》，第19页。

<sup>⑩</sup> 李存：《番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卷十七《送龚太和随天师入朝序》，明永乐三年（1405）李光刻本，第1a~b页。

<sup>⑪</sup> 赵孟頫：《上卿真人张留孙碑》，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10~913页。

<sup>⑫</sup> 《龙虎山志》卷上《人物下·高士·李嗣仙》及《詹益老》，第33页。

<sup>⑬</sup> 杨维禎：《东维子文集》卷二四《改危素桂先生碑》，第5a~6a页。

<sup>⑭</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五《龙虎山道藏铭》，页1a~2a页。（2011年1月2日吴刊后补柯天乐资料：泰定元年从天师

多与天师一致，只有少数长期留滞，如张次房于至元年间（1264~1294）从天师北觐，后“留侍阙庭数载”<sup>①</sup>。这些天师的随行者亦是从龙虎山流向两都的道士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历任玄教首领长期居留两京，事务繁杂，需要助手。至元十七年（1280），玄教首任大宗师张留孙奉诏祠祭名山大川，获驿马五十匹<sup>②</sup>，该祠祭团的规模之大可以想象，其中许多人当来自龙虎山。泰定元年（1324），玄教第二任大宗师吴全节（1269~1346）在大都崇真万寿宫举行醮仪，“朔南元教之士服其服，职其职，供给于斋宫者千人”<sup>③</sup>。“朔南玄教之士”的绝大部分亦出自龙虎山。至治元年（1321）张留孙逝时，仅在两都崇真宫协同处理祠事的出自龙虎山的重要道士就有薛廷凤（1277~?）等六人<sup>④</sup>。因此，留居京城的玄教首领不断从龙虎山征招训练有素的道士至京。吴全节早年修道于龙虎山达观堂，张留孙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征其至京师，吴氏遂长留于京，成为玄教的第二任大宗师；张德隆早年亦学道龙虎山中，后随伯父留孙至京<sup>⑤</sup>，“侍祠于明庭者四十年”<sup>⑥</sup>，成为玄教的第四任大宗师；陈义高（1255~1259）原在龙虎山拜李仁仲为师，后“至自龙虎山，日左右之（张留孙——引者）”<sup>⑦</sup>；朱思本（1273~?），“受道于龙虎山中，而从张仁靖真人（张留孙——引者）扈直两京最久”<sup>⑧</sup>；陈日新（1278~1329）“从师龙虎山”，后“深得开府（张留孙——引者）心，岁从车驾行幸”<sup>⑨</sup>；叶继靖原为上清宫道士，大德年间（1297~1307）从张留孙至京师<sup>⑩</sup>；冯瑞景（1290~1340），幼年学道龙虎山，“及壮，侍玄教大宗师吴公成季（吴全节——引者）于朝”<sup>⑪</sup>，等等。这些长期留京者以玄教首领为核心，在京畿形成一个庞大的龙虎山道士集团。当然，也有不愿久居帝都者，如张留孙最年长之弟子徐懋昭（1240~1321）进京后，不喜接人，“随侍二岁即归”<sup>⑫</sup>。

其三，天师每隔几年才赴京一次，但与京师的公文往来不断。虽有官方的邮驿系统，但天师有时也会派遣弟子专程递送，尤其是上进贺表之类的文书。如道士孙某，“三十八代天师张公才而置之幕下，尝乘传奉表京师”<sup>⑬</sup>，毛惟谦亦于泰定（1324~1328）初奉表趋阙下<sup>⑭</sup>。

其四，元代实现一统，疆域辽远，东西南北风貌颇异，加之交通畅达，遂多有游历南北，观光东西者。道士尤喜云游，京畿则是龙虎山道士云游路线中的重要一站。薛玄曦（1289~1345）曾游至京城，再从京城出发，“出游渤海碣石间，纵观古灵仙之迹，人莫知其所在”<sup>⑮</sup>。游历一番后，薛氏重返京师，

张嗣成至京师，见《台州金石录》卷十二页 17 下《元龙潭冈道士柯天乐呪龙摩崖》。）

<sup>15</sup> 吴澄：《吴文正公全集》卷十七《赠周尊师序》，第 14b~15a 页；李存：《番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卷十七《送龚太和随天师入朝序》，第 1a~1b 页。

<sup>①</sup> 吴澄：《吴文正公全集》卷二五《抚州元都观藏室记》，第 11a~13b 页。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标题中，“元都观”，作“玄都观”，乃万璜避清圣祖玄烨讳改。

<sup>②</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第 14b~22a 页。

<sup>③</sup> 吴澄：《吴文正公全集》卷十九《瑞鹤记》，第 17b~18b 页。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引文中，“元教”作“玄教”，乃万璜避清圣祖玄烨讳改。

<sup>④</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第 14b~22a 页。

<sup>⑤</sup> 吴澄：《吴文正公全集》卷二六《仙岩元禧观记》，第 4b~6b 页。

<sup>⑥</sup> 黄潜：《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四《龙虎山仙源观记》，四部丛刊本，第 2a~3b 页。

<sup>⑦</sup> 张伯淳：《养蒙文集》卷四《秋岩先生陈尊师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9a~12a 页。

<sup>⑧</sup> 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十四《玉隆万寿宫兴修记》，四部丛刊本，第 16b~18b 页。

<sup>⑨</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陈真人道行碑》，第 3b~5b 页。

<sup>⑩</sup> 李存：《番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卷十五《云锦观记》，第 6a~6b 页。

<sup>⑪</sup> 李存：《番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二五《冯绍先墓志铭》，第 1b~2a 页。

<sup>⑫</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一《通真观徐君墓志铭》，第 25a~28a 页。

<sup>⑬</sup> 李存：《番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二四《秋碧先生孙公墓碑》，第 12b~13a 页。

<sup>⑭</sup> 陈旅：《安雅堂集》卷十《毛先生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9a~11a 页。

<sup>⑮</sup> 黄潜：《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九《弘文裕德崇仁真人薛公碑》，第 7b~10a 页。

先后担任大都崇真宫提举和上都崇真宫提点，长期留居帝辇之下。

其五，两京乃卧虎藏龙、五方杂处之地，宦场达官、文坛宿儒、道家高人、佛门名僧、巧工能匠咸聚于此，凡有所求者无不心生向往。生长儒家的龙虎山道士刘立中筑仙城本心楼于山中后，前往京城，求名儒吴澄作楼记<sup>①</sup>，危功远、毛遂良诸人则携所居龙虎山先天观图在京师求文士儒臣赋诗作文，且欲付梓<sup>②</sup>。前述薛玄曦本属闲云野鹤，但“一时钜人元夫、俊游之士皆在朝廷”，玄曦遂受荐而任职于两都，周旋诸公之间，“接闻绪论，学日益粹”<sup>③</sup>。

其六，当部分龙虎山道士久留两都时，居于本山者遂有前往帝辇之下省师问亲、拜友访朋之需。徐懋昭在乃师张留孙难返龙虎山时，“间来展省，而未尝久留中朝”<sup>④</sup>。延祐四年（1317），留孙七十寿辰，懋昭专程前往京城上寿，至治元年（1321），又“专介走京师，作诀别语”<sup>⑤</sup>。张德隆至京，则既是以弟子身份辅佐张留孙，亦是以侄儿身份照顾伯父。

另，玄教首领久居两京，但其根基仍在龙虎山，遂不断有人员往来京师山林之间。吴全节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被张留孙征至京城后，既长期在京辅佐张氏，又频繁往来于帝都和本山。大德三年（1299），龙虎山大上清正一宫受灾，全节驰驿返山，筹划重修事宜；五年（1301），又奉旨返山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赴入觐<sup>⑥</sup>。而且，元中期，元帝常遣道士至龙虎山行醮，尤其是仁宗时期，“岁以天寿节，命使者祝香于兹山”<sup>⑦</sup>，其中不乏出身于龙虎山的道士。大德八年（1304）、至大三年（1310）、延祐元年（1314）、泰定三年（1326），吴全节先后四次奉旨设醮于龙虎山<sup>⑧</sup>，张德隆亦数次降香代祀于该山<sup>⑨</sup>。这些频繁往来于京畿和龙虎山之间的道士亦是来自贵溪本山趋向京城的人流的组成部分。

元末，社会动荡，龙虎山与两都的联系大为减少。至正十九年（1359），元朝在南方的统治几近崩溃，四十一代天师张正言在山中说：“今天下兵争日久，朝廷去远，安危未可知。”<sup>⑩</sup>可见龙虎山与两都长期未通音信。于是，正言遣弟子程天翼北上，与第五任玄教大宗师于有兴接洽。七月，正言逝，弟正常嗣教。至正二十年（1360），胡大海奉朱元璋之命占领信州，次年，正常“知天运有归，游遣使者上笺，述臣顺之意”<sup>⑪</sup>。二十五年（1365），正常朝觐朱元璋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龙虎山道士由此拉开了在明朝的贵盛序幕。

### 三

元朝初灭南宋，江南诸多道士受到蒙古人的关注。茅山派著名道士杜道坚（1237~1318）在元军攻至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长江边）时，接触到忽必烈的南征统帅伯颜（1236~1294）。稍后，伯颜遣

<sup>①</sup> 吴澄：《吴文正公全集》卷二六《仙城本心楼记》，第9b~11a页。

<sup>②</sup> 危素：《危太朴文集》卷十《先天观诗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第469页。

<sup>③</sup>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九《弘文裕德崇仁真人薛公碑》，第7b~10a页。

<sup>④</sup>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四《龙虎山仙源观记》，第2a~3b页。

<sup>⑤</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一《通真观徐君墓志铭》，第25a~28a页。

<sup>⑥</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第5b~14b页。

<sup>⑦</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三《送祝道士南归序》，第7a~8a页。

<sup>⑧</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第5b~14b页；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晚香堂记》，第14a~15b页。

<sup>⑨</sup>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五《玄静庵记》，第4b~6b页。

<sup>⑩</sup> 《龙虎山志》卷上《人物上·天师·张正言》，第23页。

<sup>⑪</sup> 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五五《四十二代天师张公神道碑铭》，第6b~9b页。

其驰驿入觐，抵于上都。世祖立召，“嘉其古直，屡赐恩光”，但未将其留为御用，而是令其南下搜访遗逸<sup>①</sup>。至元二十五年（1285），神霄派道士吴兴人莫起炎亦被征至上都，祈雪有验，世祖“命典其教。固辞，归吴”<sup>②</sup>。张宗演则是首蒙征召的江南道士<sup>③</sup>。对于此次受召入觐的意义，元明善说：“宋平之初，嗣天师首蒙特召，而正一教实兴。”<sup>④</sup>其实，在首蒙征召和留弟子在禁近服务于元室之外，龙虎山道士以长期留居京师的玄教大宗师和不时赴阙的张天师为核心，以崇真宫为据点，在两都展开一系列活动是其得以延续南宋以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原因。

崇真宫，始于至元十四年（1277）张留孙治愈世祖皇后察必之疾时，“上大喜……敕两都各建崇真宫，朝夕从驾”<sup>⑤</sup>。次年七月，又建汉祖天师张陵正一祠于京城<sup>⑥</sup>。后，崇真宫改称崇真万寿宫、大崇真万寿宫，时间不详。其中，大都崇真宫位于城内南部蓬莱坊<sup>⑦</sup>，直至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5），民间仍呼其为天师庵<sup>⑧</sup>。上都崇真宫位置不详。据《清容居士集》卷二五《华严寺碑》，上都建城后，“首建庙学，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龙光华严，复立老子宫于东西”<sup>⑨</sup>。但东、西两处老子宫中是否有一处为崇真宫，不得其详。

崇真宫建立以后，对龙虎山道士具有多重意义。至元三十一年（1294），三十七代天师张与棣羽化于崇真宫，此宫是张天师在两京的“行宫”；吴全节七十寿辰，顺帝于崇真宫赐宴，“近臣百官咸与，大合乐以飨，尽日乃已”<sup>⑩</sup>，此宫是玄教大宗师的官邸；玄教的前三任大宗师张留孙、吴全节、夏文泳（1277~1349）均“以真人居大都崇真万寿宫，典司玄教”<sup>⑪</sup>，此宫是玄教在京城总部；玄教首领屡率弟子在崇真宫行醮，此宫是龙虎山道士在京城为国为君祈福的宗教场所；皇庆二年（1313），张留孙弟子王寿衍（1273~1353）从杭州至大都，“馆诸大崇真万寿宫”<sup>⑫</sup>，此宫是龙虎山道士在两都的馆驿；江南净明道第三代传人黄元吉（1270~1324）至京师，吴全节“留之崇真宫期年”<sup>⑬</sup>，天台黄岩（今属浙江省）道士郑守仁游大都，“寓蓬莱坊之崇真宫，不事干谒，斋居万松间”<sup>⑭</sup>，此宫又是江南道士在两京的旅店，是学习道法的场所，还是龙虎山道士对其他道派施加影响的媒介。正是基于此宫的重要性，两都崇真宫始终由龙虎山重要道士担任提举或提点。

有崇真宫作为在两都的据点，元代龙虎山道士在京师展开了一系列活动。

<sup>①</sup> 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九《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四部丛刊本，第11b~15a页。

<sup>②</sup> 王逢：《梧溪集》卷四《莫月鼎法师道行录为海虞山致道观周元初题》，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a~119a页。

<sup>③</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三《送祝道士南归序》“世祖皇帝取江南，首诏召龙虎山嗣汉天师掌其教。”第7a~8a页。

<sup>④</sup> 元明善：《龙虎山志序》，见《龙虎山志》卷首，第2页。

<sup>⑤</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第14b~22a页。

<sup>⑥</sup> 《元史》卷十《世祖纪七》（第203页）。关于正一祠与两都崇真宫的关系，清代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七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b页）称正一祠即《元史·释老传》中张留孙所居的崇真观（宫），两都皆有。笔者以为，袁桷和虞集皆记两都崇真宫建于至元十四年，《元史·本纪》载正一祠建于十五年，均为可信，故正一祠非崇真宫。有可能的是，至元十五年增建正一祠于崇真宫中，作为祖天师张陵的专祠，但是否两都均建，不得而知。

<sup>⑦</sup> 顾嗣立《元诗选·三集·辛集·蒙泉集》郑守仁小传称，郑守仁游京师时，“寓蓬莱坊之崇真宫”，中华书局1987年，第717页。

<sup>⑧</sup> 李卫等编纂《畿辅通志》卷五一《寺观》：“崇真万寿宫，在府南蓬莱坊。元至元中建，赐额。俗名天师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6b页。

<sup>⑨</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五《华严寺碑》，第18a~21b页。

<sup>⑩</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第5b~14b页。

<sup>⑪</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陈真人道行碑》，第3b~5b页。

<sup>⑫</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七《开元宫碑》，第9b~11b页。

<sup>⑬</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黄中黄墓志铭》，第11b~12b页。

<sup>⑭</sup> 顾嗣立《元诗选·三集·辛集·蒙泉集》，第717页。

首先是经常举行斋醮活动。蒙古人认为佛、道等宗教均是“告天与俺每祝寿祈福”<sup>①</sup>，故设僧户、道户、也里可温等各类宗教户计，给予赋役优待，保护宗教建筑不受侵扰。至于道教，他们认为，“道家醮设事上帝甚谨”<sup>②</sup>，可以祈福禳灾，故对道教各宗均加以利用。如仁宗时（1311~1320），全真道士孙德彧（1243~1321）先奉圣旨祷雨于长春宫，又奉懿旨再醮于长春宫七日<sup>③</sup>；元中期，临川道士唐乐真先以其法术承应内廷，又以神霄派道术祷雨于京师<sup>④</sup>。但是，巫鬼色彩较重的龙虎山正一道符篆法术与蒙古人信奉的萨满教有颇多相通之处，相对于全真道深奥的内丹理念来说，龙虎山道士们的道术似乎更易被蒙古统治者所接受。因此，无论是或久或暂居于两都的张天师，还是长期留居京城的玄教首领，均以斋醮为其本职。吴全节就认为，“道家醮设之事是其职掌，故于科教之方无所遗阙”<sup>⑤</sup>。他既熟习龙虎山正一道的祈禳之术，又向陈可复（？~1307）（可能是全真南宗道士）学雷法，向东华派林灵真习道法<sup>⑥</sup>，还从精通佛老的湖南宣慰使赵淇（1239~1307）处得到刘海蟾和李观的内丹之书<sup>⑦</sup>，由此掌握了诸多道派的法术，甚至兼通全真宗旨<sup>⑧</sup>。夏文泳于“道法斋科，悉加考订折衷。下至医药卜筮，莫不精究其术”<sup>⑨</sup>，亦曾向陈可复习雷法<sup>⑩</sup>；陈日新则是“道书、丹经、大洞、玉诀、灵宝、黄篆、斋科等书皆极精诣”<sup>⑪</sup>。笔者爬梳史料，将所见龙虎山重要道士在两京及其间驿路上主持的醮事罗列出来，详见附录表2。

龙虎山道士行醮的地点，以两都皇宫、崇真宫和长春宫居多，有时在两都行幸途中也因时就需而作。从未远游两都的安仁李存（1281~1354）道听途说了一些张天师入觐行醮的情形：“吾闻天师每朝觐时，国有大祈禳则命之。天师帅其徒为坛而醮焉，悬钟磬，陈宝玉，立五方旗帜，其响应往往如桴鼓。”<sup>⑫</sup>张留孙行醮时，“上（成宗——引者）常亲祠，其上章皆亲署御名。每尽七日乃罢”<sup>⑬</sup>；吴全节举行千人大醮时，“告天之辞，上（泰定帝——引者）自署名，省台近侍之臣肃恭就列，罔敢懈怠”<sup>⑭</sup>，均体现了其斋醮活动受到元室的重视。

其次，参与道教管理，护佑道教。至元十三年（1276）张宗演初次赴阙时，蒙古统治者对江南还不甚了解，统治江南的各项政策仍在处在探索之中。经过张宗演师徒的努力，次年十一月，忽必烈下旨将此前施之于北方的宗教保护政策扩及江南，规定保护道观及其财产，道士免纳赋税，免当差发，教门事务由道官单独管理<sup>⑮</sup>。此后，张天师常借入觐之机，处理道教相关事宜。如张宗演第二次入觐，于至元

<sup>①</sup> 佚名：《元典章》卷三三《礼部六·道教·宫观不得安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影印元刊本，第1229~1230页。

<sup>②</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张宗师墓志铭》，第12b~17a页。

<sup>③</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孙真人墓志铭》，第10a~11b页。

<sup>④</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王侍宸碑》，第15a~19b页。

<sup>⑤</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第5b~14b页。

<sup>⑥</sup> 曾召南：《元代道教龙虎宗支派玄教纪略》，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第77~90页。

<sup>⑦</sup> 卢挚：《湖南宣慰使赵公墓志铭》，载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五一，四部丛刊本，第14a~18a页。

<sup>⑧</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第5b~14b页）：“全真之教叙其祖传，有所谓《玄风庆会录》者。大德中，尝使人译之，而莫达其意。有旨命公论定。公曰：‘丘真人之所以告太祖者，其大概不过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杀，治天下之要在乎任贤，修身之要在乎清心寡欲，炼神致虚，则与天地相为长久矣。’译者如其言奏之。上大感悦，不惟丘公之心事明白，而太祖皇帝圣学之渊微，亦从可窥其万一。是以君子深有慨于公之言也。”

<sup>⑨</sup>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玄教大宗师夏公神道碑》，第19b~22b页。

<sup>⑩</sup> 任士林：《松乡集》卷三《庆元路道录陈君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a~13b页。

<sup>⑪</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陈真人道行碑》，第3b~5b页。

<sup>⑫</sup> 李存：《番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卷十七《送龚太和随天师入朝序》，第1a~1b页。

<sup>⑬</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张宗师墓志铭》，第12b~17a页。

<sup>⑭</sup> 吴澄：《吴文正公全集》卷十九《瑞鹤记》，第17b~18b页。

<sup>⑮</sup> 《元典章》卷三三《礼部六·道教·宫观不得安下》，第1229~1230页。

十八年（1281）在长春宫与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掌教李德和等共同参与道藏诸经的真伪考辨<sup>①</sup>；至元二十四年（1287）张宗演第三次入觐，奏请今后道士只能住持一处宫观，不得兼管多处<sup>②</sup>。但张天师毕竟只是偶至京师，长期在帝都处理相关道教事务的是玄教首领。张留孙和吴全节前后相继，为管理和护佑道教做出了重大贡献。至元十八年（1281）焚毁道经事件后，张留孙通过太子真金向忽必烈请求，使绝大部分道经及醮祈书得以保存<sup>③</sup>。后，张留孙又建议将道教事务隶属于从翰林集贤院分立出来的集贤院，且分置道录、道判、威仪、住持等各级道官，以加强对道教的管理<sup>④</sup>。至元二十五年（1288）张留孙以道士身份预议集贤院事，正式成为南北道派的钦定盟长，后又任知集贤院事，主盟道坛三十余年。吴全节继任宗师后，与乃师一样，亦不遗余力地保护道教。虞集说：“东南道教之事，大体已定于开府（张留孙——引者）之世，而艰难险阻不无时见。（吴全节）于所遭裨补扶持，弥缝其阙，使夫羽衣黄冠之士得安其食饮于山林之间，而不知公（吴全节——引者）之心力之罄多矣。”<sup>⑤</sup>

复次，广泛参与政治活动。张留孙历事五朝，虽“绝口不言朝政”<sup>⑥</sup>，但“每进见，必陈说古今治乱成败之理”<sup>⑦</sup>，以相警示，而“朝廷每有大谋议，必见咨问。其救时拯物，常密斡于几微”<sup>⑧</sup>。成宗继位之初，朝中出现中书省和御史台的激烈冲突。成宗“不快于御史台”，“让责中丞崔公彧”。崔彧（？~1298）求策于张留孙。留孙与其同至相（完泽——引者）府，“相怒霁”。后，留孙又与完泽（1246~1303）同谒成宗近臣，通过近臣向成宗说明御史台对维系纲纪的重要性，使事件平息。袁桷赞张留孙斡旋此事是“弥缝国体，婉顺若是”<sup>⑨</sup>。其余如竭力促成通惠河的开凿、利用筮术定完泽为相、借天灾劝皇帝修德省政，均是以出世之身行入世之事，故吴澄在其挽诗中称他“心存宰相方”<sup>⑩</sup>。至于吴全节，“平生以泯然无闻为深耻。每于国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当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征，苟有可言者，未尝敢以外臣自诡而不尽心焉”，加之才学优长，乃师张留孙“每与廷臣议论，及奏对上前，及于儒者之事，必曰：‘臣留孙之弟子吴全节深知儒学，可备顾问。’”<sup>⑪</sup>虞集亦赞他“尤识为政大体”<sup>⑫</sup>。基于吴全节的参政才能和热情，武宗、仁宗两度欲其去道袍而任辅弼。

此外，他们还力争代祠山川的机会。元代致祭的岳渎、四海和后土共计18处<sup>⑬</sup>，许多道教名山亦在祭祀之列。这些祭祀仪式主要糅杂了道教和儒家礼仪，皇帝“每遣近臣忠信而识察者”<sup>⑭</sup>为之，其中多

<sup>①</sup> 释详迈：《大元至元辨伪录》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37页上。

<sup>②</sup> 《元典章》卷三三《礼部六·道教·住持宫观事》，第1230页。

<sup>③</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张宗师墓志铭》，第12b~17a页。

<sup>④</sup> 梁寅：《新喻梁石门先生集》卷一《仙驭观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第653页。

<sup>⑤</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第5b~14b页。

<sup>⑥</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第14b~22a页。

<sup>⑦</sup> 赵孟頫：《上卿真人张留孙碑》，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第910~913页。

<sup>⑧</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张宗师墓志铭》，第12b~17a页。

<sup>⑨</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第14b~22a页。

<sup>⑩</sup> 吴澄：《吴文正公全集》卷四六《元教真人张上卿挽诗》，第11b~12a页。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标题中，“元教”作“玄教”，乃万璜避清圣祖玄烨讳改。

<sup>⑪</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第5b~14b页。

<sup>⑫</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第5b~14b页。

<sup>⑬</sup> 虞集列出了所当致祭的岳渎名称：“国家尝以岁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礼祠嵩高、岱、衡、华、恒、霍、会稽、吴岳、医无闾之山，江、河、淮、济渎，四方之海与汾阴之后土，凡十有八处。”见《道园学古录》卷四六《送赵虚一奉祠南海序》，第3a~4a页。（2009年9月26日吴刊后补：据马晓林硕士学位论文《蒙元时期岳渎镇海渎祭祀制度研究》，以上所祭之处当为19处（第32~33页），虞集所列缺东镇沂山，在元代益都路，今山东临朐。虞集为何只列18处，原因待考。但是，刘源《祀恒岳记》、许有壬《至正集》卷11《钱彭大年真人代祠东岳东海》，亦缺载东镇沂山，可见并非虞集偶误，当另有他因。已囑晓林考查此事。）

<sup>⑭</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七《成都路正一宫碑》，第8a~9b页。

有龙虎山道士，而他们也此视为“以王事而从方外之乐”<sup>①</sup>。如吴全节“五十年间，以天子之命祀名山大川，东南西北，辙迹咸至”<sup>②</sup>；张德隆居京师四十余年，“数被上旨，函香代祀岳镇、海渚、汾阴后土、龙虎、武当诸山”<sup>③</sup>。元代代祠山川者同时肩负荐举贤才、访问民情、监察官吏之责。世祖之世，奉祠者每次还京，忽必烈都要“问其所闻见人物、道里风俗美恶、岁事丰凶、州县得失”<sup>④</sup>。张留孙曾“遍祠名山大川，访问遗逸”，还京后，“所荐论，上皆以名召用”<sup>⑤</sup>。吴全节举荐卢摯，保护阎复（1236~1312），均与代祠期间了解诸人有关。此类活动其实是龙虎山道士参与政治的另一种方式。

最后，周旋显宦名流之间。履京的龙虎山道士中，既有深通圆融之术者，更有学问优长、辞翰兼美者。历任天师中，张宗演“词翰两如神”<sup>⑥</sup>，张与材精于诗画，尤善大字草书，张嗣成屡次为人题写匾额，张嗣德所作《深京八咏》则被收入《皇元风雅后集》<sup>⑦</sup>。玄教人物中，张留孙深谙处世之道，“排解荐助，人不知所自，亦不肯自以为功，绝口不言。朝政贵客至争短长，酒尽三爵即假寐。客去，礼复初”<sup>⑧</sup>，在京几十年间，“士大夫赖公荐扬致位尊显者数十百人，及以过失获谴，赖公救解，自贷于死者亦如之”<sup>⑨</sup>；吴全节“博览群书，遍察群艺，而于道德性命之要粹如也”<sup>⑩</sup>，被誉为“玉堂学士”<sup>11</sup>，他还“荐引善良惟恐不及，忧患零落，惟恐不尽其推毂之力。至于死生患难，经理丧具，不以恩怨异心”<sup>12</sup>；夏文泳，“一时贤士大夫、馆阁名流皆与为方外交”<sup>13</sup>；其他如朱思本、薛玄曦等人都兼综儒道。故在两京，龙虎山道士周旋于达官显宦、文人雅士间，如鱼得水。至元、大德年间，“大臣、故老、心腹之臣莫不与开府（张留孙——引者）有深契焉”。至于吴全节，“外庭之君子，巍冠褒衣以论唐虞之治，无南北皆主於公（吴全节——引者）”，何荣祖、高昉、李孟、敬俨等“执政”对其“多所咨访”，阎复、姚燧、卢摯、元明善诸儒臣则与其“雅相友善”，形成互为声援的团体。时人以为，“朝廷得敬大臣之体，不以口语伤贤者，则公（吴全节——引者）深有以维持之也”<sup>14</sup>。

元代龙虎山道士在两都的上述活动中，醮事是其基本职能，是获取帝室优宠的前提，颇类市朝鬻道；护佑和管理道教是醮事的提升，参与政治是宗教活动的扩展和升华，周旋于人物之间则是其在两都维持长期影响的基础。

## 四

江南初入大元版图时，佛教已居于道教之上；道教中，全真道势力最大。张宗演第二次入觐的次年，即至元十八年（1281），道教在经受宪宗蒙哥八年（1258）的焚经事件后，再受重创，道藏中除《道德

<sup>①</sup> 刘大彬：《茅山志》卷十五《金蕊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407页。

<sup>②</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第5b~14b页。

<sup>③</sup>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五《玄静庵记》，第4b~6b页。

<sup>④</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第5b~14b页。

<sup>⑤</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张宗师墓志铭》，第12b~17a页。

<sup>⑥</sup> 吴澄：《吴文正公全集》卷四六《天师留国公哀诗》，第8a~8b页。

<sup>⑦</sup> 孙存吾辑《皇元风雅后集》卷三，四部丛刊本，第4b~5b页。

<sup>⑧</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第14b~22a页。

<sup>⑨</sup> 赵孟頫：《上卿真人张留孙碑》，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第910~913页。

<sup>⑩</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第5b~14b页。

<sup>11</sup> 危素：《危太朴文集》卷十《先天观诗序》，第469页。

<sup>12</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第5b~14b页。

<sup>13</sup>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玄教大宗师夏公神道碑》，第19b~22b页。

<sup>14</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第5b~14b页。

经》外，其余均应焚毁；道士被禁行醮，只能“依着老子《道德经》里行者；如有受佛经底，做和尚去者；若不为僧道，娶妻为民者”<sup>①</sup>。稍后，仅至元二十二年（1285）春至二十四年（1287）春的三年间，江南佛教总摄杨琏真伽即恢复佛寺30余所<sup>②</sup>。可见，包括龙虎山正一道在内的江南道教进入蒙古统治者的视野没多久，就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局面。这种困难既来自佛教的压制，亦有全真道的先发优势。但是，以历任天师和玄教大宗师为首的龙虎山道士，通过其在两都的活动，使这种局面大为改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尽可能销弥焚经事件的影响，维持道教地位不坠。事件发生后，张留孙“密启裕宗（忽必烈之子真金太子——引者）：‘黄老书，汉帝遵守清静，尝以治天下。非臣敢私言，愿殿下敷奏。’”<sup>③</sup>“裕皇以公言入告。上为集廷臣议，存其不当焚者，而醮、祈、禁、祝亦不废”<sup>④</sup>。经过努力，此次焚经事件虽导致约三千卷道经的损失<sup>⑤</sup>，但与仅存一部《道德经》相较，成就不可谓不大。至于醮祈仪式，张留孙的努力没能真正实现“不废”，仅可由高道偶尔行醮。世祖至元中后期，在京师仅举行两次道教醮仪，均由张留孙主持<sup>⑥</sup>（20101115 吴刊后补：“由张宗演和张留孙主持”）。可见，世祖集廷臣议经后，并未真正“俾天下复崇其教”，所以，当张留孙北迎成宗继位时，成宗戏问：“卿家老君犹尔睡耶？”言下之意，道教仍属中衰。张留孙对曰：“老君今当觉矣。”<sup>⑦</sup>成宗于继位当年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始开醮于寿宁宫”<sup>⑧</sup>。这次具有象征意义的上都醮事由吴全节主持<sup>⑨</sup>。开醮后，入觐的天师张与棣先醮于大都万岁山圆殿三昼夜，又率南北道士千余人醮于长春宫七昼夜<sup>⑩</sup>，次年二月，张与材、张留孙会同张志仙再醮于大都延春阁<sup>11</sup>。此后，成宗常令道士行醮，且屡临醮场，亲题上章。龙虎山上也盖起了道经藏室<sup>12</sup>。道教终于摆脱了焚经厄运。成宗重兴醮事期间，醮仪多由龙虎山道士主持，说明在这一过程中，龙虎山道士们付出了极大努力。焚经事件的影响销弥后，虽然道教仍处佛教之下，但其“道官出入，驺从甚都，前诃后殿，行人辟易，视都刺史、郡太守无辨”<sup>13</sup>，经济实力也非同一般，出现了许多田产动辄超过万亩的大宫观<sup>14</sup>。这种盛况是遭受焚经厄运时的道士绝不敢奢望的。

其次，大大提升了正一道的地位。江南初入大元版图时，道教虽受抑制，但全真势力仍大。全真道

<sup>①</sup> 释详迈：《大元至元辨伪录》卷二，第437页下。

<sup>②</sup> 释详迈：《大元至元辨伪录》卷首《序》，第413页上。

<sup>③</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第14b~22a页。袁桷记此事发生在至元十六年（1279），误。

<sup>④</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张宗师墓志铭》，第12b~17a页。

<sup>⑤</sup> 潘雨廷《道藏书目提要》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62页。

<sup>⑥</sup> 查《元史·世祖本纪》，自至元十八年（1281）十月下诏焚经，至至元三十一年（1294）世祖逝，十几年间，奉旨所行的醮仪总共只有三批次，分别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遣使持香币诣龙虎、閤皂、三茅设醮”，同时召张宗演赴阙（《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第295页）；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二月，张宗演设醮三日（《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第318页）；至元二十八年（1291）正月，张留孙置醮祠星三日（《元史》卷十六《世祖纪十三》，第343页）。

<sup>⑦</sup> 赵孟頫：《上卿真人张留孙碑》，载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第910~913页。

<sup>⑧</sup> 《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第383页。

<sup>⑨</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第5b~14b页。

<sup>⑩</sup> 《龙虎山志》卷上《人物上·天师·张与棣》，第19页。

<sup>11</sup> 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九《赐玄真妙应渊德慈济元君之碑》，第9b~11b页。

<sup>12</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五《龙虎山道藏铭》，第1a~2a页。

<sup>13</sup> 吴澄：《吴文正公全集》卷二五《抚州元都观藏室记》，第11a~13a。标题中，“元都观”，当作“玄都观”。

<sup>14</sup> 如江州路庐山太平兴国宫、临江路玉笥山万寿承天宫。见姚燧《牧庵集》卷九《太平宫新庄记》，四部丛刊本，第15a~18a页，卷十一《江州庐山太平兴国宫改为九天采访应元保运妙化助顺真君殿碑》，第8b~15b页；揭傒斯：《揭傒斯全集》卷十二《临江路玉笥山万寿承天宫碑》，第14a~18b页。

李志常在宪宗蒙哥元年（1251）由朝廷正式赋予主掌道教的权力<sup>①</sup>，故《大元至元辨伪录》中被佛门声讨的重点是全真道士。焚经事件后，龙虎山道士借机发展，成为皇家醮仪的最重要主持人。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命天下行其醮典”<sup>②</sup>，意味着各道派须放弃原有的醮仪程序和内容，一体遵用正一醮典。元贞二年（1296），成宗封张与材为真人时，制书中有“学参万景之玄微，策阐三元之正教”之语<sup>③</sup>，用制书的形式明确了龙虎山正一道的“正教”地位。天下通行正一醮典，元廷肯定其“正教”地位的举动，对促成元代南方符箓各派融合到正一道之下，形成正一道与全真道峙立之势起很大作用。而张留孙、吴全节长期担任集贤院中主管道教事务的官员，亦有利于保持正一道的领导地位。泰定元年（1324）春，全真掌教闕，吴全节荐以孙履道<sup>④</sup>，泰定帝予以采纳。可见，正一道的势力甚至强大到了举荐曾经煊赫的全真道掌教的程度。

再次，实现了龙虎山道士对淮河以南道教事务的全面掌控。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初次入觐，借助上任天师张可大的预言及本人的精彩表现，最后携“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为道士。诸路设道录司、州设道正司、县设威仪司，皆属焉”<sup>⑤</sup>的成果归山。这意味着龙虎山的权力由南宋后期的主管江南三山符箓，控制三山的“业务”活动扩展为全面主管江南道教事务，包括道官的选择、宫观的建设、符箓的发放、度牒的授予等<sup>⑥</sup>。长期居于两都的张留孙亦通过担任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一职，充分参与江南道教事务<sup>⑦</sup>。至元十五年（1278）九月，张留孙又受命“管领江北、（2010115 吴刊后订正：江北之后的顿号删除）淮东、淮西、荆襄等路新附州城道众勾当”<sup>⑧</sup>，此后，吴全节、夏文泳等相继担任这一职务，实现了对淮南江北道教事务的全面掌控。

由于龙虎山道士全面控制淮河以南道教事务，山中弟子迅速漫及上述地区。李存说：“国初制道家，以上饶张氏之传为正一，宜主领其教事。凡郡县之宫若观，得以其徒之通敏于时者而官司之。”<sup>⑨</sup>黄溍亦说，张留孙“以清静无为之说上承访问，褒大尊显，无与为比。执弟子之职而列侍于左右者往往被玺书，绾银章，号真人而主治乎名山”<sup>⑩</sup>。二人均道出了天师弟子和玄教门徒的广布。如张元汉（1251~1311）先后任袁州（治今江西宜春）道判、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道录<sup>11</sup>，张次房任江西道教都提点<sup>12</sup>，秋碧先生孙某任静江（治今广西桂林）道录<sup>13</sup>，桂义方授为蕲州（治今湖北蕲春）道官<sup>14</sup>，均与张天师有关。至

<sup>①</sup> 《元史》卷三《宪宗纪》，第45页。原文将李志常误作“李真常”，本文据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第48页）改。

<sup>②</sup> 《龙虎山志》卷上《人物上·天师·张与棣》，第19页。虞集的《张宗师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五十，第12b~17a页）载成宗“诏天下复用其（张留孙——引者注）经策章醮”，似乎是以玄教的醮章通行天下。其实，玄教本出于龙虎山，二者所用经策章醮大体一致。

<sup>③</sup> 《龙虎山志》卷上《人物上·天师·张与材》，第19页。

<sup>④</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第5b~14b页。

<sup>⑤</sup> 《龙虎山志》卷上《人物上·天师·张宗演》，第18页。

<sup>⑥</sup> 《元典章》卷三三《礼部六·道教·有张天师戒法做先生》，第1233~1234页：江南的道士，必须“张天师根底要了戒法文字做先生者，没文字的人休做先生者”。

<sup>⑦</sup> 据《龙虎山志》卷上《大元制诰·大宗师》中《授都提点》、《领荆淮道教》、《授玄教宗师》、《商议集贤院道教事》诸条，在元世祖时期，张留孙长期担任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一职，成为直接管理江南道教事务的第二号人物。

<sup>⑧</sup> 《龙虎山志》卷上《大元制诰·大宗师·领荆淮道教》，第38页。

<sup>⑨</sup> 李存：《番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二四《道录张君墓志铭》，第7b~8a页。

<sup>⑩</sup>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四《龙虎山仙源观记》，第2a~3b页。

<sup>11</sup> 李存：《番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二四《道录张君墓志铭》，第7b~8a页。

<sup>12</sup> 吴澄：《吴文正公全集》卷二五《抚州元都观藏室记》，第11a~13b页。标题中，“元都观”，当作“玄都观”。

<sup>13</sup> 李存：《番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二四《秋碧先生孙公墓碑》，第12b~13a页。

<sup>14</sup>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四《改危素桂先生碑》，第5a~6a页。

于玄教弟子，张留孙辞世时，其弟子 75 人多有安排，其中吴全节继任玄教大宗师，夏文泳总理江淮荆襄道教事务，毛颖达掌上都通教<sup>①</sup>，王寿衍主领杭州最重要的开元宫<sup>②</sup>，余以诚领镇江路诸宫观，孙益谦（1266~?）领杭州佑圣观、延祥观，陈日新领兴圣宫，何恩荣提点信州真庆宫，李奕芳提点南岳庙兼衡山昭圣宫、寿宁宫，张嗣房提点潭州岳麓宫，薛廷凤、舒致祥、张德隆、薛玄曦、徐天麟、丁应松在两都崇真宫就近为帝室服务。可见，玄教诸弟子不仅牢牢控制着江淮荆襄，同时将势力伸展到两都以及张天师控制的江南地区，甚至在全真教所掌秦蜀之地，亦有来自龙虎山的道士建宫立观<sup>③</sup>。

复次，使龙虎本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张宗演获得主管江南道教的权力后，“由是士大夫有不能出者、贫无处者，阡陌之负耒耜者、亲者故者，莫不挂冠易服”<sup>④</sup>。而居于两都的张留孙等人也一直关注龙虎山的各项事务，努力经营本山，如世祖至元时期，张留孙大修大上清正一宫，大德三年（1299），该宫遭灾，吴全节驰驿返山，令江浙行省重修。次年，新宫修成，吴全节在京师设醮庆贺<sup>⑤</sup>。至治三年（1323），此宫再次遭灾，又是吴全节筹措重修。皇庆元年（1312），元明善编修《龙虎山志》，翰林学士承旨程钜夫撰序，是由吴全节先建言于集贤院，再由集贤院上奏请修<sup>⑥</sup>。上清宫灵星门岁久朽坏，是玄教第三代大宗师夏文泳出私钱更新<sup>⑦</sup>。元中期的龙虎山，“盛极甲天下。一本三十六支，冠褐千余。其崇隆丰厚，位望侔于亲臣，资用拟于封君，前代所未尝有”<sup>⑧</sup>。张天师则“纵情姬爱，广置田庄，招揽权势，凌烁官府，乃江南一大豪霸也”<sup>⑨</sup>。龙虎山的这种盛况和势力与该山道士在两都的经营有很大关系。

最后，使龙虎山道士的学术文章达到新的高度。明代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及其弟张宇清所修《正统道藏》和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所编《万历续道藏》共收道书 1476 种，其中宋代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所著《明真破妄章颂》一卷和《虚靖先生语录》七卷，以及元代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所撰《道德真经章句训颂》两卷被收入。从道教学理的角度看，元代天师较宋代并没有特出之处。但是，在学术的其他方面及文学创作上，活跃于两都的龙虎山道士颇有成就。十几岁入龙虎山为道的朱思本大德三年（1299）至大都后，长期在两都协助处理道教事务，至治二年（1322）返回江南主持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玉隆万寿宫，泰定年间（1324~1328）再度前往大都，数年后重返江西。朱思本一生，总计居留两都二十余年。由于对地理有浓厚兴趣，在泛观博览相关书籍以外，他屡次代祀名山大川，车辙马迹几半天下，进行实地考察，又利用居于两都的便利条件，每“遇輶轩远至，辄抽筒载管，累译而问焉。山川险要、道径远近、城邑沿革、人物土产风俗，必参伍询诘，会同其实”<sup>⑩</sup>，又在朝中使者出使之前，“每属以质诸藩府”<sup>⑪</sup>，

<sup>①</sup> 通教祠太一六丁神，由常山王刘秉忠初作祠宇于宛平西山和开平南屏山，俱称灵应万寿宫，掌教者称祭通真人。毛颖达为第六代祭通真人，至顺初退休于龙虎山。第八代祭通真人江西临江（治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玉笥山道士郭宗纯。见危素：《危太朴文集》卷八《送郭真人还玉笥山序》，第 456~457 页。

<sup>②</sup> 开元宫原以南宋宁宗潜邸为之，后经屡迁，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以故宋公主宅邸重修，为杭州最重要的宫观之一。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七《开元宫碑》，第 9b~11b 页。

<sup>③</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七《成都路正一宫碑》，第 8a~9b 页，卷五十《孙真人墓志铭》，第 10a~11b 页。

<sup>④</sup> 刘垹：《隐居通议》卷十六卷《嗣汉三十六代天师简斋张真人墓志铭》，第 8b~13b 页。

<sup>⑤</sup>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第 5b~14b 页。

<sup>⑥</sup> 程钜夫：《楚国文宪公雪楼程先生文集》卷十五《龙虎山志序》，第 8b~9a 页。

<sup>⑦</sup> 黄潜：《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玄教大宗师夏公神道碑》，第 19b~22b 页。

<sup>⑧</sup> 吴澄：《吴文正公全集》卷二六《仙岩元禧观记》，第 4b~6b 页。

<sup>⑨</sup> 郑介夫《上奏一纲二十目·僧道》，载邱树森、何兆吉辑点《元代奏议集录（下）》，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0 页。

<sup>⑩</sup> 虞集：《贞一稿序》，见朱思本：《贞一斋杂著》卷首，适园丛书本，第 3b~4a 页。

<sup>⑪</sup> 朱思本：《贞一斋杂著》卷一《舆地图自序》，第 7a~7b 页。

即嘱其代为考察自己不能亲至之地。朱思本还利用在京的机会，密切关注地理学的发展，随时搜集包括非汉文资料在内的各类信息。朱思本从八里吉思家得到帝师所藏梵文本都实考察黄河河源的相关资料，并将其译为汉文，从而了解了黄河河源的地理情况，其中的部分内容至今保留在《元史·地理志》中。他对元代自西域传入中国的地球仪和经纬线有所了解，经眼新修的《皇元一统志》，可能也得益于京中友朋。可以说，没有留京的二十余年光阴，就不会产生朱氏垂名青史的《輿地图》。至于诗文创作，龙虎山道士受京师影响亦深。两京乃雄富之地，人文渊薮，置身京师，“身履而止受之，豪劲厯错，可夸可愕。接于歌谣风气之盛，必将矢言沉深，以鸣夫太平”<sup>①</sup>，两京及沿途迥异于江南的风光亦催生了龙虎山道士的不少诗篇。四十代天师张嗣德所抒《滦京八景》分别描绘了上都大安阁、龙冈、滦江、松林等处的风光以及前往上都途中的李陵台的景致<sup>②</sup>，薛玄曦以《万岁山次韵》咏歌了大都万岁山的美景，抒发了“承平乐未终”的心境<sup>③</sup>，他的“臂鹰过雁碛，走马上龙堆”<sup>④</sup>则被称为是元代五言律诗的代表句。

龙虎山从北宋时期居于茅山之次，南宋后期超过茅山，主领江南三山符箓，元代全面主管淮河以南道教事务，同时势力超过全真道，成为全国道教的主盟但不太干涉北方诸教派的内部诸事，到明代掌控南北道教事务，在这样一个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中，元代龙虎山道士，尤其是不时朝京的张天师和长期留居京城的玄教首领在两都的活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元末，尽管尊宠一时的玄教随着元帝的北遁而湮灭，但龙虎山道士在元朝积聚的强大势力没有消失，并成为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在洪武元年（1368）获得主管全国道教事务的重要基础。

## 附录

表 1：元代历任天师入觐时间表

天 师	在任时间	入 觐 时 间	资 料 来 源
		至 元 十 三 年 (1276)	《龙虎山志》卷上《张宗演》；《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三十六代 张宗演	景定四年~至元二十八年 (1263~1291)	至 元 十 七 年 (1280)	《元史》卷十一《世祖纪八》
		至 元 二 四 年 (1287)	《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
三十七代 张与棣	至元二十八年~至元三十一年 (1291~1294)	至 元 二 九 年 (1292)	《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
		至 元 三 一 年 (1294)	《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龙虎山志》卷上《张与棣》
三十八代 张与材	至元三十一年~延祐三年 (1294~1316)	元贞元年 (1295)	《东维子文集》卷二四《改危素桂先生碑》

<sup>①</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四《送陈道士归龙虎山序》，第 17 a~18b 页。

<sup>②</sup> 孙存吾编《皇元风雅后集》卷三，第 4b~5b 页。其标题分别是《凤阁朝阳》《龙冈晴雪》《敕勒西风》《乌桓夕照》《滦江晓月》《松林夜雨》《天山秋猕》《陵台晚眺》。

<sup>③</sup> 薛玄曦：《上清集·万岁山次韵》，见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壬集》，第 1357 页。全诗如下：“万岁仙山耸碧空，广寒春殿最当中。桥连绮石通三岛，路绕银河接两宫。柳拂甘泉巢翡翠，花凝太液下冥鸿。年年此地经游辇，自是承平乐未终。”异辞略录。

<sup>④</sup> 薛玄曦：《上清集·送李理问赴岭北省二首》，见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壬集》，第 1360 页。

天 师	在任时间	入 覲 时 间	资 料 来 源
		大德五年（1301）	《龙虎山志》卷上《张与材》
		至大元年（1308）	《元史》卷二二《武宗一》
		至大四年（1311）	《楚国文宪公雪楼程先生文集》卷十九 《洞阳万寿宫碑》
		延祐三年（1316）	《松雪斋文集》卷九《赐玄真妙应渊德 慈济元君之碑》
三十九代 张嗣成	延祐三年~至正四年 (1316~1344)	延祐七年（1320）	《龙虎山志》卷上《张与材》；《清容居 士集》卷二四《送陈道士归龙虎山序》
		泰定元年（1324）	《道园学古录》卷五十《黄中黄墓志铭》
		至顺元年（1330）	《龙虎山志》卷上《张嗣成》
		至元元年（1335）	《龙虎山志》卷上《张嗣成》
四十代 张嗣德	至正四年~至正十二年 (1344~1352)	至少入覲一次，时 间不详	《皇元风雅后集》卷三《滦京八景》
四十一代 张正言	至正十二年~十九年 (1352~1359)	世乱道梗，未曾入 覲	《龙虎山志》卷上《张正言》
四十二代 张正常	至正十九年~洪武十年十二 月 (1359~1378)	世乱道梗，未曾入 覲	《宋学士文集》卷五五《四十二代天师 张公神道碑铭》

表 2：元代历任天师、玄教大宗师及重要道士主持两都斋醮活动表

时 间	主 持	醮 事	资 料 来 源
至元十三年（1276）六月	张宗演	醮于上都内廷	《龙虎山志》卷上《张宗演》
至元十四年（1277）正月	张宗演	修周天醮于大都长春宫	《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至元十八年（1281）三月	张宗演	大都宫中奏赤章于天凡七昼夜	《元史》卷十一《世祖纪八》
至元十八年（1281）七月	张宗演	上都寿宁宫奏赤章于天五昼夜	《元史》卷十一《世祖纪八》
至元二五年十二月 (1289)	张宗演	设醮三日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至元二八年（1291）正月	张留孙	置醮祠星三日	《元史》卷十六《世祖纪十三》
至元三十一年（1294）	吴全节	醮于上都寿宁宫五昼夜	《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 仙坛之碑》、《元史》卷十八《成 宗纪一》
至元三十一年（1294）	张与棣	醮于大都万岁山圆殿三昼夜	《龙虎山志》卷上《张与棣》
至元三十一年（1294）	张与棣	合南北道士千余人，醮于长春宫 七昼夜	《龙虎山志》卷上《张与棣》
元贞元年（1295）二月	张与材	与张留孙、张志仙等醮于大都延 春阁	《松雪斋文集》卷九《赐玄真 妙应渊德慈济元君之碑》
大德四年（1300）	吴全节	于崇真宫设醮庆龙虎山大上清 正一宫重修，成宗临幸	《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 仙坛之碑》
大德五年（1301）六月	张与材	醮于上都寿宁宫	《龙虎山志》卷上《张与材》
大德五年（1301）	张与材	于大都筑坛祈雪	《龙虎山志》卷上《张与材》；

时 间	主 持	醮 事	资 料 来 源
			马臻《霞外诗集》卷四 <sup>①</sup>
大德五年（1301）	张与材	醮于大都延春阁七日	《龙虎山志》卷上《张与材》
大德五年（1301）	吴全节	为答刺罕丞相哈刺哈孙祷雨	《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
大德五年（1301）	冯 某	大都霖霖五旬之久，崇真宫都监石泉冯某祈晴，七日后雨止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四《崇真万寿宫都监冯君祈晴诗序》
大德六年（1302）	张与材	成宗至两都间的柳林，诏侍祠，致嘉祝甚著	《龙虎山志》卷上《张与材》
大德七年（1303）	张留孙	上都旱，两京、山西地震，命祠祝	《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
成宗时期	张留孙	屡因星异、水旱、地震祈祷。几修醮事，内在仁智殿、延春阁，外则崇真、长春两宫，每尽七日乃罢。	《道园学古录》卷五十《张宗师墓志铭》
至大元年（1308）	张与材	夏多雨，大都留守合散、礼部尚书王约请祷，三日后，天霁	《龙虎山志》卷上《张与材》
至大四年（1311）四月	张留孙	建周天大醮于南城长春宫七昼夜	《道家金石略·金元·正一派·投龙简记》，P894
皇庆元年（1312）	吴全节	醮于大都长春宫	《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
延祐二年（1315）十二月	张留孙	与孙德或等于大都长春宫设建金篆普天大醮凡九昼夜	《道家金石略·金元·太一派·大元投奠龙简之记》，P862
延祐三年（1316）	张嗣成	建金篆大醮于长春宫	《龙虎山志》卷上《张嗣成》
延祐四年（1317）	不详	醮于崇真宫	《清容居士集》卷三一《通真观徐君墓志铭》
延祐七年（1320）	张留孙	修醮事于崇真宫	《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
武宗、仁宗时期	陈日新	奉旨于两都间察罕海祷雨	《道园学古录》卷五十《陈真人道行碑》
至治三年十二月（1324）	吴全节	命道士吴全节修醮事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至治三年岁末（1324）	夏文泳	以符水驱泰定帝便殿邪声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玄教大宗师夏公神道碑》
泰定元年（1324）元旦	夏文泳	设醮于崇真宫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玄教大宗师夏公神道碑》
泰定元年（1324）春	吴全节	于蔡天佑等建金篆周天大醮于大都崇真宫七昼夜	《吴文正公全集》卷十九《瑞鹤记》
泰定二年（1325）正月	张嗣成	日食，祷雪成	《龙虎山志》卷上《张嗣成》
泰定二年（1325）二月	张嗣成	与孙履道、吴全节等率南北道士千众，即大长春宫陈大科法七日	《道园学古录》卷二三《黄篆普度大醮功德碑》；《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
天历二年（1329）八月	吴全节	遣道士苗道一、吴全节修醮事于	《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sup>①</sup> 诗名为《大德辛丑冬内醮礼成天师真人亲奉上旨祈雪继沐感通谨赋七言律诗称贺二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时 间	主 持	醮 事	资 料 来 源
后至元二年（1336）	张嗣成	京师 京畿旱，诏祷雨崇真宫，大应。 秋苦雨，祷而霁。冬不雪，祷复 应。	《龙虎山志》卷上《张嗣成》； 《傅与砺诗集》卷三《天师张 太玄祈雪歌》